

殊絕於人差可擬

南方壺

近日行政院主計總處發佈一項統計，101 學年國內大學及學院數量達到 148 所(若加計專科則達 162 所)，與 81 學年相比，20 年間增加了 98 所，成長率將近 200%。大專院校的學生，則比 20 年前，增加一倍以上，人數達到 135.5 萬人。至於在學的博士生與碩士生，101 年學年分別有 3.3 萬人與 18.3 萬人，較 10 年前(即 91 學年)，各增加 75% 與 77%。

在很多國家及地區，大約每一百萬人才有一所大學。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，卻有這麼多大學，再加上每年新生兒數持續下降，導致近年來大學招生名額，已很難填滿了。台灣有些人喜歡上街頭，出氣兼運動，自己可能達到身心健康的功能，對社會則不一定有益。將近二十年前，民國 83 年 4 月 10 日，一群教改人士發起的大遊行，四項訴求之一的“廣設高中大學”，其苦果已浮出了，招生狀況不佳的高中、大學，早就面臨即將關門的窘境。

在大學教書，深深體會現今大學經營不易，研究所則更困難。以碩士班為例，101 學年有學生 18.3 萬人，表示一年約 9.15 萬人，因碩士通常要唸兩年。這 18.3 萬人出生的年代(民國 77 至 79 年左右)，每年新生兒超過 30 萬人。而近來每年的新生兒，已常不到 20 萬了。即使有等比例的人進碩士班，人數將逐漸降到比目前少掉三分之一以上。何況因就

心在南方

業不易，有些大學生，包含一些還算適合唸研究所的，已不把進研究所當做生涯規劃的選項之一，拼公職才是王道。各因素湊在一起，使近期大學生能考上的研究所，年年往前推移。看到學生到了大四，仍是迷迷糊糊，有一搭沒一搭的唸書，以往有些教師會對他們說，這樣如何進得了研究所？如今這種規勸已無效了，因待研究所考試放榜後，學生即使嘴上不說，對教師之前的警告，可能會嗤之以鼻：你以為我不行，我可是考上台清交呢！

如果台清交收到的研究生，都可能素質逐漸下降，那其他大學呢？報考人數減少，報到率低，不一而足的問題，早已一個個產生。另外，每年這麼多高學歷者踏出校門，其中自然有不少原本不想唸或不該唸的。毫無專長，找不到工作，或只能領很低的薪水，乃可預期。大學固然可降低水準，讓不該畢業的學生拿到文憑。產業界辛苦賺錢，不是慈善機構，只會雇用值得雇的人，並發值得給的薪水。教育部承受高學歷高失業率的壓力，遂訂出各種刪減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招生名額的條款。這當然是針對公立大學。私立大學機動性高，在財務考量下，該改名的系，該關的研究所，一向當機立斷。因此今日在公立大學擔任系所主管，已不再能鳴琴垂拱，多少都得為招生傷神。特別是新設大學的獨立研究所所長，由於沒有大學部，教師員額少，小國寡民，經費不足，為了生存，進而維持一定尊嚴的局面，承受的壓力，可說無與倫比。更不要說自己的教學及研究得兼顧，家庭也不能置之不理。擔任這種所長，或許只能常想著孟子(西元前372-289)所說：

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

在高大統計學研究所一年一度的迎新餐會上，所長代表師生，致贈剛卸任的前所長 SH 一面紀念牌。上書四個大字“貢獻卓著”。底下小字則為：

於擔任所長期間，夙夜憂勤，並積極對外爭取資源，厚植本所競爭力，才智膽識，殊絕於人。

夙夜憂勤是真實的寫照。SH 在擔任所長那段時間，歷經系所評鑑，及承辦目前國內最大的年度統計研討會，她女兒考高中等，備嘗艱苦。蠟燭兩頭燒可能還不夠形容，中間也不時會冒出火花來。大家常好奇，SH 每天究竟睡幾小時。因大夢誰先覺，每天一早打開電腦，經常收到她半夜三、四點發出的電子郵件。該做及想做的事那麼多，而學校所分配的經費，卻少的可憐，但 SH 並不想坐困愁城。她與國內某大半導體公司，簽訂合作研究計畫。此計畫引進不少資源，使統計所於辦理活動時，能無後顧之憂，因而為所裡帶來很多好名聲。只是天下可沒白吃的午餐，SH 得辛苦執行計畫。與那些自命不凡的研發人員周旋，除了真才實學外，沒有些智慧還不行。又為了爭取教師員額，以突破發展困境，SH 常請見校長，絞盡腦汁，陳述各種理由，也曾勇闖教育部陳情。面對一次又一次冷漠或不著邊際的回應，她毫不氣餒，思索下一步該怎麼做。再多的委屈，SH 皆以其堅忍不拔的個性，承擔下來。知情者，對其朝思暮想都是統計所，莫不

心在南方

為之動容。如今她過去為爭取教師員額，所費心播下的種，在接任者繼續努力下，已現出曙光。統計所的前景，將令人充滿盼望，相信 SH 亦感欣慰。每個成功的女人，背後都有個偉大的男人。與 SH 同行的夫君 CK，在家庭及各方面，一向給她最大的支持與協助。這是統計所該一併感激的。

巾幗不讓鬚眉，尚不足以形容 SH，因這樣的女子並非稀有，特別在傑出女性輩出的統計界。才智膽識，殊絕於人，差可比擬。(102.10.1)